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彝学辑

当代学者
彝学研究
文选

马长寿 王正贤 等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彝学辑

当代学者彝学研究文选

马长寿 王正贤 等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编者的话

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作多种的解读：以秦岭为界，以北为北方旱地小麦文化，以南为南方稻作文化；以爱辉—腾冲划线，线之东为农耕文化，线之西为游牧文化；以地方特色名，又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大而划之，又可分为三种文化圈或称为文化版块：蒙藏的佛教文化圈、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圈，除此而外，所有版图均为儒家文化圈。于此编者所欲说明者，处儒家文化圈内的云贵、湘西、桂北，似乎更应该独立为“巫文化圈”。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上古之时，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立庙堂，而后独尊史官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一统天下之势，“巫”的处境每况愈下：被逐出庙堂、逐出中原，退而居于西南一隅，在土著中苟延。如此看来，西南土著中保有的巫风，恰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

昔以中原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依“五服制度”分野，贵州地处“要”、“荒”，位列边缘。但若以“巫文化”视之，贵州却正是“巫文化圈”之中心，所谓“西南之奥区”。在中原失落了的巫文化体系，恰好在贵州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梳理，可称上符“礼失而求诸野”的古训。

以人类学的眼光看贵州本土文化，大概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贵州就成为重要的对象研究地。从早期的传教士、西方学者，到中期的国内学者再到近期的本土学者，文化人类学在贵州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并形成了大批成果，成为了研究贵州省情和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视角。我社将对以往的贵州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作一爬梳，选编出六个专辑共60册一套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以“六十名著”诠

释“六百年贵州”。

作为分外之想，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成为研究贵州文化史和少数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库，如同我们的先辈文通书局曾出版的《黔南丛书》一样，我们期以此套出版物能够推动地方文化史和贵州的“原生”精神文明的研究，甚至促成“贵州学”和“贵州学派”的诞生。

2014年，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召开，我社在已出版《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丛书的基础上，遴选出两辑15册，作为“书博会”的献礼。

本辑为“彝学辑”，共5册。



出版前言

彝族，就人口数量言，在贵州各兄弟民族中排在第五位，在以往历时千百年的封建社会中，彝族曾经是贵州这片土地的掌权者。在很长的时期内，贵州的政治建制、行政管治等，也都受到彝族的文化传统影响。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丛书》的第二辑是彝族专题。经反复权衡，我们最终选出这个研究领域的代表，以期反映近百年来国际国内对贵州彝族的人类学研究成就。

彝学研究，重镇在云贵川，发轫于马学良、杨成志等一批学者对四川大凉山地区彝族的考察研究。这批学者也因此成为了国内最早的人类学家，因此可以说四川是彝学研究最早的重要阵地。

彝族的另一个世居之地在云南。20世纪80年代，云南就推出了一套由刘尧汉教授编纂的《中国彝族彝学文集》，该文集内容丰赡，达50本之多。随同此文集出现的，是中国彝学研究前所未有的热潮，一时研究作品令人目不暇接。

有关贵州彝学研究，其内容与重心，与上述两地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于：

第一，注重彝族语言文字研究。贵州对彝族同胞的文字和文献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学者丁文江先生在贵州首开彝族文献研究的先河。丁文江先生主编、罗文笔先生翻译的《爨文丛刻》就是中国彝族文字和文献研究的前驱。1949年以后，由丁先生开创的研究一直是贵州彝族研究的主线。贵州毕节地区成立了彝文翻译组，收集整理和翻译了大量的彝族文献。彝族作为一个既有文字系统又有丰厚文献的古老民族，给民族学、人类学学界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研究前景，也将贵州的彝学研究推到学术前沿。

当代学者彝学研究文选 / 4

彝族的文字史同汉文同样古老，彝族文献如《西南彝志》、《六祖源流》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之一。

其次，从人类学的眼光来研究彝学的，先驱人物多是外国传教士。早在“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主要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率先从东京湾沿红河上溯，进入云南、广西、贵州一带活动。他们当中的保禄是学界公认的西方近代彝学研究的先驱。本辑就收录了他的作品，以及另一位法国传教士高尔迪埃的笔记，合称《早期传教士彝族考察报告》。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坪井洋文博士在中国政府的允许和支持下，率队对贵州彝族地区进行了较为周详的人类学调查工作。他的报告代表了国际学界当时的彝学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东瀛人类学学界的彝学研究水平。我们也将他的报告收入本辑。

第三，贵州开省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土官子弟非常重视，充分考虑了对少数民族子女的特殊教育。要求后者远赴京师，读圣贤之书，而后量才录用，使得外出游学的贵州籍彝族人士大都视野开阔，熟悉儒典，又承续了优秀的彝学传统。民国建立以来，彝族当中精英辈出。同盟会最早的积极分子中，就有彝族的领袖人物安健先生。他既有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素养，又有非常鲜明的现代意识。他所撰写的《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是彝族上层人士中较早具有统一中央集权国家意识的作品。与他同时代的余达父（若璩）先生从日本留洋归来，受日本明治以后文化的影响，建造了“大屯土司庄园”。这座蕴涵日本风格的土司庄园，目前仍保存完好，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余先生的彝学贡献是他的《且兰考》。我们将安、余二先生的彝学双璧合集载入。

第四，抗战期间，大量内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汉族学者陆续进入大西南，许多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如吴泽霖等）相应地开展了许多民族调查。50年代以来，中央人民政府也积极地在西南、西北等边疆地区开展了对兄弟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调查，旨在配合中央的少数民族政策制定、民族识别等工作。这些社会调查的重要成果，广泛地涉及到贵州彝族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历史文化，以及宗教生活等方面。本辑集合了这些学者们撰写的重要研究文章，定名为《当代学者彝学研究文选》。

最后，彝族学者对本民族的研究当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些当代彝族学者中，余宏模先生当是代表性人物。本辑集合他的彝学研究重要文章，定名《余宏模彝学研究文集》；其他彝族学者中，王正贤、龙正清、王继

超等也成绩斐然，我们将他们的成果也汇集在这里。

当然，坦诚而言，这部人类学丛书规模毕竟有限，无法完全囊括近百年来全部彝学研究优秀著作。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只是从人类学角度来梳理贵州彝学材料。这些材料分属于文献的与田野的，它们的撰写者生活跨度在百余年间，其文字风格必然带有深厚的时代印记、民族背景、教育背景与学术背景。因此，我们完全采取“文从主人”的态度，一般都原文照录，不敢妄加改动。有些作品的著作权人一时联系不上，但为嘉惠学林、泽益后人，我们仍然冒昧地先行采用。请原作者或著作权人尽快同本社联系，我们再次深致歉意和谢意。

出版者

序

彝族是中国西南的主要世居民族之一。彝族悠久的历史、丰富厚重的文化，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组成部分，需要我们珍惜、保护、研究并传承下去。

以彝文文献典籍为例，就涉及彝族的历史、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大多数具有不菲的学术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彝文文献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党和政府以及民间有识之士纷纷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进行抢救、保护与整理。三十年来，彝文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彝学研究也同样日益发展和深入，不仅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在学术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彰显出彝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在其中，贵州彝学界有大量优秀的彝族学者和彝学研究著作。此外，历史上与现当代的许多海外学者也有不少值得参考借鉴的彝学研究著作。

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些优秀彝学研究进行整理、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贵州大学出版社将贵州彝学若干重要著作结集出版，是一项很可喜的文化工作。我希望出版社、学者以及有识之士将这类工作持续下去，为贵州文化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原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史学会会长，彝族)



目录

二十世纪汉族学者彝学研究文选

- 中国西南民族分类（马长寿） / 5
- 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杨成志） / 30
- 罗罗说略（杨成志） / 58
- 贵州的民族（吴泽霖） / 75
- 傜僮与东爨（冯汉骥） / 80
- 乌蛮统治阶级的内婚及其没落（闻宥 杨汉先） / 84
- 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蒙默） / 88
- 传说中的彝族原始社会及其解体（蒙默） / 102
- 南宋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地方政权“罗施鬼国”和“自杞国”（尤中） / 109
- 元代贵州宋隆济、蛇节起义（罗友林） / 123
- 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度（胡庆钧） / 135
- 试论明代“水西”的政治制度（史继忠） / 166
- 试论安坤事件的性质（乔云生） / 178
- 笃慕吾与仲牟由——关于彝族祖名考源（马学良） / 199
- 从一位地质学家的启示谈整理翻译彝文古籍（马学良） / 203



当代彝族学者彝学研究文选

试论彝族古代氏族部落的形成 / 213

彝族古代氏族部落与古代方国 / 223

彝族叭勒大宗初探 / 235

阿哲方国论 / 275

彝族古代文化论 / 301

古夜郎历史和文化概略 / 319

彝族先天八卦历法浅析 / 327

彝族数理初论 / 341

三统历论 / 355

略论彝族的形成与彝族历史发展的六个重要时期 / 380

论古夜郎是以彝族为主体建立的方国 / 391

“夷濮阻城”中的濮、夷源流管见 / 403

彝族古代“蔺”政权探析 / 416

威宁赫章部分彝族“能彝”调查 / 423

二十世纪汉族学者彝学研究文选

马长寿 杨成志 吴泽霖 等著

按：本册选录20世纪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先驱马学良、杨成志、吴泽霖等学者的涉及贵州彝族的研究文章。我们完全采取“文从主人”的态度，除订正明显错误外，一律保持原貌，不加妄改。



中国西南民族分类

马长寿

中国西南民族系指四川、云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诸省所有之原始民族而言。上述各省土地辽阔，多崇山大川，丛林深谷，故自古为荒徼之区，而原始民族栖息于其间者至多且繁。明清以前，西南诸族尚与汉族争斗相寻，仇恨无已。间有臣服于中国者，多系一时战斗力弱，逼而处此。中国武力一弛，彼族之劫杀抢略如故。卒以 500 年来，汉族之人口膨胀，内地人民自动或被动移殖于西南边疆者，日见其多。土著势力日见困蹙，故晚近之西南民族始逐渐汉化。然四川南徼巴布凉山有所谓“独立僇僇者，自古迄今，盖未归向于汉族，现其民族，凭山据险，割据一方，经济自足，武力自卫，婚姻自通，其所行之阶级制度与禁忌似专为区别“我族”（We-Group）与“汝族”（You-Group），以抵抗汉族之人口与文化推进而设。由此一例，不难推测历代西南民族之顽固保守及其雄发有为状态。西南民族不易同化之理由有二：（一）该诸民族处亚细亚腹地与其他任何开化民族之政治中心距离均远，且有天然险阻，可以攻守，可以自立。故汉族屡思草薶禽猕之，卒费力多，而成功少。

（二）诸民族历史悠久，历代建国称王者凡十余次，诸族复居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之间，往往能采撷众长，为其养息蕃孳之助。而外来之两大文明，虽鼓荡于西南凡 2000 年，然以性质不同，反不能收单独同化之效。

此外，西南民族尚有一原因，不易为外人了解而同化者，即诸族之人种繁杂，与文化之辐辏状态是也。汉族与西南民族交通最早。上古之世，苗族驰骋中原，濮蛮、产里，进贡上国。中古之世，西南民族声迹稍匿，然自汉而后，



历代均有南蛮、西南夷传。而于种族之甄别，迄今尚无定论者，则西南人种过于分歧之故也。宋元以还，中国官吏与内地人士客居西南者踵接背望。往往以好奇心理，于奇风异俗，多所采撷。归而撰为笔录，咏为诗歌者，其数不下百十种。然作者之心里，上焉者，多系撰荒经，作传奇，结果仅足资谈荟而已。其急于功利者，暴露西南之物产殷富与土著之横恶顽憨状态，以求取悦朝廷，挑唆挾伐，故其所述者，为鸟兽草木之名，僭号称王之事，而于种族之分类，文化之分析，不顾也。东西洋人，自马可·波罗（Marco Polo）^[1]而后，游览西南者归而亦多撰著成书，于西南之道路、建筑、人种、风俗有所记载。然其弊多失之简朴。盖彼等之游历西南，为时既短，而足迹所至，又不及什一。归而驰笔为书，书中多简陋抵牾之处，宜也。虽然，西欧为人类学、民族学与地理学之发源地，故西方学者在西南20年之努力，于民族分类方面，确已驾中国人2000年成绩而上之。此无他，盖中国昔日无新科学之基础故也，然不能谓中国于西南民族即无分类之尝试。作者分别中西学者对于西南民族之划分，而叙述之，并略论其立论之得失。最后采撷各家之长，作者于西南民族亦作一分类尝试。

中国《尚书》言“三苗”之处甚多。古代之三苗或即区别苗族为三种，然其种名已不可知。或曰三苗乃国名。俱不可考。汉时司马迁著《史记·西南夷列传》区别西南民族为三类：夜郎、滇、邛都诸族为“耕田”民族；僇、昆明为“随畜”民族；笮都、冉骊为半耕半猎民族。耕田之民有邑聚，有君长，其俗椎结。随畜之民无常处，无君长，其俗编发。其分类以经济、政治与习俗为标准，简言之，以文化为标准。精辟独到之处，汉后学者不能及也。兹爰引其原文如次：“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牂牁，名为僇、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骊最大。其俗或土著，或迁徙，在蜀之西。自冉骊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晋范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罗列族名甚繁，然不及《史记》之精辟远甚，盖皆以地名族也。寻其端倪，可分七系。分别如次：



(一) 武陵蛮——包括长沙蛮、澧中蛮、潯中蛮、零阳蛮、零陵蛮诸种。

(二) 南郡蛮——包括巴郡蛮、涪山蛮。

(三) 江夏蛮——一名沔中蛮，系南郡涪山蛮移于江夏间者。

(四) 板楯蛮。

(五) 南方蛮——包括交趾、越裳、海州、九真、日南、合浦、蛮里、乌浒、象林诸蛮。

(六) 益州羌。

(七) 西南夷——又分为：

甲、夜郎、滇、邛都、笮都诸国。

乙、哀牢、冉駹诸夷。

丙、白马氏。

上列七种名称之民族，范氏分属四种族名：曰蛮、曰羌、曰夷、曰氏。再析之，武陵蛮为槃瓠之裔，南郡蛮为白虎廪君之裔，夜郎为竹之裔，哀牢夷为沈木龙之裔，其余则不可知矣。范氏此分类范畴，曾支配魏晋以下诸史家数百年，而司马迁之分类法，反无人敢起而尝试，此殆由于画鬼魅易，画犬马难欤！魏晋而后，西南往往有新种出现：如魏之僚；隋之蜒、獯、俚、包；唐之裸蛮、么些、茫蛮等；宋之瑶、僮；元、明、清之徭、伶、侬、沙等。有新种族即当有新种族列传，然中国史家之分类传说如故也。因无新方法，是以无新创造。及至种类繁多而无以甄别时，于清时遂有如魏源者出，思以玄观方法，解答西南民族分类问题，遂倡言：“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各长其部，割据一方者谓之蛮”。于是僮、黎、瑶、生番、傜、野人皆苗矣，宋之羁縻州，元、明、清之土司皆蛮矣^[2]。西南民族分类问题，由范晔至魏源，可谓江河日下。

虽然，明清开拓西南，厥功最大。汉族移殖西南者日多，西南民族进而学汉文，擢科第者亦日众。内发外铄，因于西南之典章人物，逐渐备悉。明末有谢肇淛者，著《滇略》于西南民族之分析，可称为划分时代之著作。有清一代，云南志书多宗之，且鲜能出其右者。谢氏之言曰：

西南夷种类至多，不可名记，然大端不过二种：在黑水之外曰僰，在黑水之内者曰爨，有百余种。爨外亦七十余种。僰性柔弱，爨性强悍；僰耐